

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在线投稿: <http://tg.gytoday.cn> 新闻热线: 84683100 刊头题字: 殷旭明

高邮欢迎您(歌词)

□ 雪安理

朋友 欢迎您来看一看走一走
您来了以后一定会爱上高邮
历史文化名城名扬中外
大运河畔水陆交通枢纽
美景美食目不暇接
人文荟萃尽显风流
世界文化遗产运河故道
河心岛的唐塔全国独有

王氏父子训诂绝唱
文游台边书声依旧
神牛湾的铁牛眺望马棚湾
汪曾祺含着笑陪伴秦少游

朋友 欢迎您来看一看走一走
您来了以后一定会爱上高邮
抗战胜利纪念馆告慰英灵
最后一仗侵略者缴械低头

红色高邮绿色城乡
政风清明民风醇厚
神居山下高邮湖上豪情荡漾
水乡天堂奏响了追梦的凯歌

朋友 欢迎您来看一看走一走
您来了以后一定会爱上高邮
七千年文物出土龙虬
湖荡中观光古镇界首

记得是上初三的时候吧,我们的数学课学到了圆。老师叮嘱同学们要准备圆规,商店里便宜的圆规只需五毛钱,但老师告诉我们那种圆规不好用,且极易易坏,最好买那个一块六的不锈钢圆规。可我们当时一学期的学费书钱加起来不过五六元,买只圆规就一块六,而且这种东西又不像钢笔常用,只是做到关于圆的习题时才用到,不学圆也就不用了。很多人家买不起,也不值得买。于是老师就将同学按照座位靠近的分成四人一组,每人只需出资四毛钱,圆规归集体所有。我、我的女同桌、“柳湘莲”及他的男同桌,我们四人分到了一组,“柳湘莲”因长相俊美,酷肖《红楼梦》里的柳湘莲,我们暗地里叫他“柳湘莲”。他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,四个人中,他职务最高,我们自然而然地把钱都交给了他,让他代办。圆规买回来了,“柳湘莲”交给我的同桌让她保管。我看见同桌从家里找了块旧绸子将圆规裹住,小心翼翼地放在文具盒内。做习题时,我们四个人一起做,同桌自己先用,用完给我用,而后我转给“柳湘莲”,再转给他同桌。我们每个人捧着圆规如同捧着一件敬神的祭品一样虔诚,圆规的不锈钢材质闪着凛凛寒光,辉映出我们朦胧扭曲的脸庞。做完关于圆的作业,我们背着书包陆续回家。我们眼盯着女同桌将我们的圆规像圣品一样用绸子裹起放入文具盒,再将文具盒连同书本放入书包,又眼追着她出了教室门。圆规是我们的共同财产,圆规将我们四人牢牢地拴在了一起。在圆规这个问题上,我们四人处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。

有一天早读课,女同桌被老师唤去办公室订正作业。男同桌向“柳湘莲”爆料,他昨天晚上到他娘家去玩,发现上小学三年级的姨娘的女儿和一个女同学在用圆规画圆。细问之,那女同学却是我们女同桌的妹妹,圆规是她姐姐借给她们用的,而且已经用了十几次了。由于圆规好玩,每次来,他姨娘的女儿都大方地打开自己的饼干铁盒子,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动物图样的饼干慷慨地给她同学吃。

她竟私自将我们的圆规拿给他人用,弄坏了弄丢了怎么办?还换了零嘴吃,那饼干多诱人啊。我们心里老大不自在。后来又听说她姐姐用圆规剪花样子。毫无疑问,原始时期的公有制集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。起先“柳湘莲”这个小部落的酋长还忍着,但是架不住同桌的絮叨,他终于行使了权利,让女同桌将圆规交由男

25年前我在南通师专上学的时候,校学生会成立了好多协会,什么书画协会、象棋协会、二胡协会、竹笛协会等等。本来我喜欢下象棋,但考虑到喜欢下棋的应该都是男的,吹笛子的应该会有长得像杨钰莹那样的玉女吧,所以毅然决然报了竹笛协会。第一次集中时才发现,报名竹笛协会的人很少,总共只有四个人。更让人难过的是全是同性,哪有什么玉女?

五个人面部都有失望的表情。指导老师也是个男的,校学生会派来的高年级学生,精瘦精瘦的。他好像比我们还失望,“怎么全是大老爷们?这叫我怎么弄呀?”几个人被他说得云里雾里的,全是大老爷们就怎么不好弄呀?指导老师坐在那里不吭气,我们八只大大小小的眼睛全都盯着他看,显然他也觉出了自己有些失态,脸上摆出一副老师该有的神态,干咳一声,“我姓刘,你们各自介绍下自己。”我们介绍了。他又要我们每人吹一下笛子给他听听。我们都没有什么基础,吹的时候漏气声比笛声还要响,脸都憋得彤红。每个人才吹一句,刘指导就急忙摆手,叫下一位,好像多吹一句,他心脏就受不了似的。我们表演完,刘指导自然要露一下他的笛技。他先拿出一支又短又细的笛子(梆笛),吹了一曲《喜相逢》,音调高亢激越,动人心魄。又拿出一支又长又粗的笛子(曲笛),吹了一曲《姑苏行》,声音悠扬婉转,勾人神魂。这回我们是被镇住了,本来还打算退会的也改变了主意。接着刘指导开始封官,他自封主席,长得最帅的那个为副主席,较帅的为理事长,我和另外一个为副理事长。他封完,我们都笑,总共五个人,全是官。刘主席就说: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。”

同桌保管,以示警示。

正当男同桌心满意足地保管着圆规之时,却是这个集体逐渐分化瓦解之日。

忽然有一天,女同桌掉头向酋长严正声明,她要退出这个集体了。原因是她的姑父从上海回来探亲,送给她一只沪产的圆规,她不需要这个集体了。说着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只精致的小木盒,轻轻吹了吹,仔细打开,里面宝蓝色的金丝绒垫着一只寒光闪闪的圆规。我们三人不吭气,嫉妒得谁也不理她这个茬。过了几天,她不再怩怩,直接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,提出要回她的四毛钱。酋长沉吟了一会儿说,那只圆规你已经用了两个月了,不能原价退给你。这样吧,我们三人每人拿出一毛钱,退给你三毛。你们看怎么样?我没言语,男同桌不乐意了,我们又没推她出去,凭什么要我们多出一毛钱!酋长再三做工作。男同桌勉强同意了。

革命的步伐还在向前发展。不久,男同桌说,他的爸爸去宝应伯伯家看望爷爷,伯伯给了一只堂哥用剩的圆规,虽然半新不旧,但总可以一个人拥有,没有大家伙用一个的拘束。他也要求退钱。酋长没有办法,只得援引前例,由我俩一人退一毛给他。可是男同桌赤裸裸地说,女同桌用了两个月圆规,还给她亲友用,却只花了一毛钱,而他只用了两个半月,就花了三毛钱。太不公平了。酋长跟我商量,要不我们多给他五分钱,怎么样?我大喊,别的小组只要花四毛钱,就可以用圆规了,而我却要花六毛五才能用到圆规,这合算吗?酋长想想也对。只是男同桌催钱催得急,左右协商都不行。酋长提出,他退给男同桌一毛五,而我仍然退一毛。已经拖了一段时间,想想大家都没钱,男同桌也就同意。现在只剩下我和酋长了。此时他还能叫酋长吗?只两个人的集体。没有了他人的干扰,我们很默契地传递着圆规,有一种不为第三者知晓的欣喜感。后来酋长不知从哪儿也搞到了一只旧圆规,那只圆规实际为一人所用。圆规我们也学完了,进入下一单元。那只圆规就寂寞地躺在了我的文具盒内无人理会了。他这个酋长也算做到头了。在这个过程中,虽然我们喋喋不休地算计着,但我们的心情却是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,有一种躁动的静谧和静谧的躁动如祥云般始终笼罩在我们心间。

回首已不见,青春不留白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每每忆及此事,总有种温馨的伤感萦绕心头,久久挥之不去。

希望

□ 韦彩霞

他是一个高大个子的孩子,个头足有一米七八的样子,面目清秀,五官端正,穿着时尚的T恤,两条大长腿套着条牛仔褲,乍一看上去阳光帅气,和正常年轻小伙没有任何不同。我在心中想,难道……他主动走过来,开口和我说话。直到此时,我才感觉到他与正常人的不同。

他说话很缓慢,有阴滞感,面部表情抽动,手脚不由自主颤动,仿佛用了多大的力量。他所有的症状竟和我是一样的。我让他坐下来,问他,怎么得的病。他回忆起来。生下来后第三天,就进了抢救室,在保育箱中一呆就是三个月,长大后就成了这种样子。小伙伴们上去和正常人没有区别,就是没有力气。周围的小伙伴们见他这样,不愿意和他一起玩耍,他感觉到很孤单,渐渐地,他封闭自己,生活少了许多色彩与欢乐。

耐心地听他讲述,仿佛另一个自己正在向我走来。心中早已生出了怜惜,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。怕自己失态,我忙用纸巾将即将滑落的泪珠擦去,给他以一个微笑,再拍拍他的肩,算是一种安慰吧。

改天,和他单独走在一起,问他对未来有没有信心。

他说没有来学习之前有些灰心和自暴自弃。自从来到学习班后,接触了很多的伙伴和老师,他们对他的热情和鼓励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他也要努力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来。听他这样说,我欣慰的同时,也生出担忧。

他争抢着为我们做这做那,没有想到自己,更多地想到为别人服务。如果他有好的身体……我不敢再想下去,愿他能够面对接下来的人生考验,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残联领导问我们的学习心得,是否有人驻电商园的意向。他来到我身边,小声说着他的诉求,我听懂了他的话。他需要我的帮助,他会努力做好他能够做到的事情。我热血上涌,被人需要的感觉真好。我仍然拍拍他的肩,对他说,只要他需要,我会尽我所能,给他以帮助。他郑重地请我残联领导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。我们明白,我们是一体的。

他叫周欣,今年二十一岁,来自三垛镇,现在一家服装厂做保管员。

学笛记

□ 吴忠

学生会要求各协会每周活动一次,我们竹笛协会活动内容就是刘主席刘指导教我们吹笛子。刘主席刘指导好像忘记了什么叫循序渐进,第一堂课一开始就直接教我们吹当时的流行歌曲,杨美女的成名曲《我不想说》。他自己吹一遍,就接着要求我们一句一句跟着他吹,发现我们根本吹不起来,才想起来应该先教我们七个音符的指法。指法教过了,我们还是吹不起来,他才发现我们漏气厉害,当务之急是先要保证我们把气吹进笛孔里去。不久,他就又有重大发现了,原来我们连笛膜都贴不好,不是过紧就是过松,难怪声音要么发闷要么发沙。最后,刘主席刘指导气得只说了一句“我都不想说了”,就直接走出去,连“下课”都没说。

几个星期之后,我们笛技都有了进步,能吹一两首简单的歌曲了,记得吹得最多的是《东方红》和江苏民歌《茉莉花》。大家都有成就感,忘不了到同学面前显摆。我闺蜜闺蜜不够意思,故意气我,我吹的明明是《东方红》,他非说听不出来,问急了,竟说好像是《茉莉花》,我直接要拿笛管敲他的脑壳。又过两三个星期,正当我们笛技精进,大家开始做起将要成为竹笛演奏大师的梦时,情况突变,刘主席刘指导谈恋爱了。本来刘主席刘指导谈恋爱与我们跟他学吹笛子并不搭界,偏偏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把女朋友也带来了。我们都领略到了他女朋友的秀发飘飘,有几分与杨美女相似。本来他把女朋友带来了也不要紧,可我们就是多看了她那么几眼,更可气副主席还与她又多聊了那么几句,刘主席刘指导嗅出了其中的味道,当机立断,马上宣告协会解散。在刘主席刘指导眼里,竹笛协会跟女朋友比起来就算个屁。唉,协会说没就没了,可怜我的副理事长呀!

没有了协会,我找来笛子方面的书自学,成为竹笛演奏大师的梦还在继续。同学们肯定是嫉妒我,说我吹笛子吵人。我顶着压力,坚持不懈地练习。放假回家,我吹笛子给老爸欣赏。老爸眯着眼,听了一会儿,幽幽地来了这么一句:“没有人家挑糖担的吹得好听。”晕……他这句话成为压垮我伟大梦想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想我当时脸都黑了,半天都没出气。一代竹笛演奏大师的梦到此结束!

母亲

□ 高晓春

那年二月,春寒料峭。母亲抹去脸上的汗珠,又一次弯下腰,让个大的我趴在她的脊背上,踉踉跄跄地走上蜿蜒的小路。不一会儿,她发出时疾时徐的喘气声,汗珠从头顶流到脸上、颈中。我抓紧她肩膀,她咳了声,用手将我的臀部向上挪了些,弓着腰,继续前行……

这情景至今记忆犹新。40年前,母亲在寒风中,用孱弱的身躯背着个大的我治疗腿伤。为节省5毛钱车费,徒步25公里,背我去医院。母亲出生在解放前的富农家庭。由于家中子女众多,外公重男轻女的思想作祟,竟然将只有6岁的她送给他妹妹家“压子。”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寄养在姨娘家,其境遇能与在父母身边相比呢?母亲被剥夺了人权,只能在家中扫地、做饭,乖巧懂事的她十岁就学会女红的事儿,针线、绣花等样样在行。

几年后,她姨娘家生了孩子,她像人质似的被遣返回家。重新回到父母怀抱的好日子没过几年,厄运又向她袭来,家中因成分问题被抄了家,一个富庶的家庭陡然间贫苦起来。常遭批斗的外公含冤撒手人寰,她也因此受株连,遭世人的冷眼。

家道中落。为了生计,身心交瘁的母亲不得不上城里“帮人”(指贫穷落魄的人给有钱有势人家做杂事),过着寄人篱下的艰辛生活。

后来,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。结婚12年后,35岁的母亲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母亲腹中怀着,像平常一样,每天与乡亲们一道干体力活,一直干到分娩。身为大龄产妇的她,生时竟然没去医院。

我7岁入学,生性好动,在课堂上坐不安,往往只上一节课,便悄悄溜回家。一次,被母亲发觉

后,她揪着我的小耳朵,将哭喊的我送给老师,还声色俱厉地说道:“伢子不读书,等于养的猪,惯儿不惯学……”之后,我也不敢再逃课了。

物质匮乏时,人特别盼望吃肉。一次舅舅来做客,我刚进家门,就看到香味扑鼻的红烧肉,连忙撇了几块。一旁的舅舅和父亲看着我这个独苗笑嘻嘻的。不知怎么被母亲发现了,她气愤地说:“一个半个要成人,你们惯伢子摆脸上,桑树条子从小捋!”我流下委屈的泪水,心里怨透了。舅舅走后,母亲把我叫到身边,轻轻抚摸我的头,和蔼地说:“今天的肉,我一块没吃,锅里留着呢。不过,你要懂礼。人穷,志不能短。”

每到秋收,学校要求学生“支农”。比如拎犁水、搬稻草、拾稻穗之类力所能及的劳动。开始,我不愿意参加又苦又累的“支农”,母亲知情后劝导我,“人要勤劳动。就是发山水淌钱来,还要人打捞呢。”她身体力行,为了多挣点工分,主动去干拉田这种男人干的活计。一个夜晚,她在拉田的途中,不小心滑到埭沟里,一个趔趄扭伤了脚。第二天一大早,她又一瘸一拐地上工。

1979年5月,我被县委抽调集训,备战扬州市中学生篮球比赛。我便转入高邮县中学读书,这对于酷爱篮球运动的我,真是喜出望外。临行前,母亲为我拾掇行囊。当把衣物放进箱子时,她的泪水便悄悄地流下来。“妈,你哭什么?我星期天就可以回来了!”我这一说,母亲哭得更伤心了。我长大后,才渐渐明白母亲的心思。几行千里母担忧啊。

1981年5月7日,母亲意外地离开了人世。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感觉天快塌了,失母之痛如刀绞心。在灵车上,我双手捧着母亲的遗像,想着母亲对我的教诲,啜泣不止……

老母童心

□ 陈维忠

都说老人似小孩,那是因为老人做事像孩子一样可爱。

我老母亲今年95岁,也常常童心再现,做出如孩子般的事来。

下午五点多钟,临近下班时间,我正在整理当天的材料,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响起,是小姐姐的电话:“妈妈喊胸口疼,要你快点来!”

我一听顿时紧张起来。90多岁的老人胸口疼,莫非是心脏毛病?

我放下手头的事,拿起听诊器,急急忙忙赶去。

老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吭声,我的心又是“咯噔”一紧。“妈妈,你哪

里难受?”还未检查我就急切地问。

听到我的声音,老母亲立刻转过脸来,紧盯着我的脸,没有说话。

“妈,你哪里疼啊,快告诉我啊。”我更加焦急,边检查边问。

母亲仍然没有回答我的话,看了我一会儿,被皱纹包裹的眼睛眯着笑了起来。

检查结果一切正常,我的心也放了下来。“妈妈,你好得很,心脏跳得比我还好。”我在安慰母亲,也在宽慰自己。

一旁的小姐夫插话了:“只要儿子来了,老太太的病就好了。”

姐夫的话让母亲不好意思起来,她那苍老的脸上露出孩子才有的羞涩。她将我拉近,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:“我没病,就是想你了。”